

〔长篇小说〕

玉碎

吕四 著



玉 碎

凸 凹/著

新世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玉碎/凸凹著. —北京:新世界出版社, 2004. 9

ISBN 7-80187-403-X

I. 玉… II. 凸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97544 号

玉 碎

作 者:凸 凹

责任编辑:刘丽刚

封面设计:张孜澄

责任印制:李一鸣

出版发行: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(010)68995424 (010)68326679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(010)68995968 (010)68328733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www.nwp.cn

本社英文网址:www.newworld-press.com

本社电子信箱: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版权部电子信箱: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 + 86(10)6899 6306

印刷:北京振华印刷厂

经销:新华书店

开本:880 × 1230 1/32

字数:260 千字 印张:12.125

印数:1-10000 册

版次: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书号:ISBN 7-80187-403-X/I·148

定价:20.00 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凸凹，本名史长义，1963年4月生于北京房山。1985年开始创作，已出版长篇小说七部，散文集八部。其中长篇小说《慢慢呻吟》被评论界誉为“远离宏大叙事，用简洁诗性笔调反映重大主题的范本”。长篇小说《大猫》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提名奖。新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欢喜佛》和《正经人家》正热销坊间，并被《羊城晚报》、《燕赵都市报》等多家报刊连载。系北京作家协会签约作家。



南晓燕的脚窝太深，六寸长的布鞋落到地上，只有一前一后两个核桃大的印痕。她爹南老泉看到眼里，表情复杂地眨眨眼，感叹道：“真是个小蹄子。”

猫，狐，獾，兔，小母牛，还有山麂子，均是小蹄子。然而那都是让人怜爱的主儿。所以，南晓燕很是受用地白了他爹一眼，“小蹄子就小蹄子，这可是你做爹的叫出来的，往后，要是落下什么话把儿，你可别后悔。”

猫，狐，獾，兔，小母牛，山麂子，这些动物的品性，是既单纯又复杂的——

猫，慵懒而灵巧；狐，狡猾而寡断；獾，笨拙而执著；小母牛，温柔而耐劳；山麂子，颀硕而机警。

南晓燕不幸被他爹言中了，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她本人正是在这些品性的混合作用下，与生活或抗争，或妥协，或清醒，或迷失，连自己都感到陌生了。

南老泉是农村最早搞个体运输的那批人之一，手头自然就比老实巴交的庄户人宽裕些。南晓燕虽然是个乡下女孩，但也幸运地上完高中。她没有考上大学，毫不失落地回到家里。她爹问她：“你以后想做点儿啥？”她好像没有听到似的，专心地梳着她那头只有农村女孩才有的齐臀的长发。她爹有些愠怒，“死女子，问你呢！”南晓燕把一子发梢捧到手里，仔细地分捡着，说：“别烦我，看，这头发都分杈儿了。”

她娘刘碗花觑着眼帮她看了看，说：“可不是嘛，是分杈儿了。”然后很母性地问：“到底是咋搞的哩？”

“营养不良，饿的。”南晓燕说。

南老泉终于有些不能忍耐了，倏地站了起来，朝女儿腰下踹了一脚，“瞧你这盘屁股肥的，圆得像两口趴着的锅，还嚷饿着了哩，真是浪的不成！”

南晓燕的身子失去了平衡，一下子扑到了刘碗花肩上，刘碗花还没来得及反应，就一屁股坐到了地上。与地面撞击的声音很温厚，像一张大饼被甩到阔大的热铛上一样。刘碗花真的被“烫着”了，嘴角急迫地抽动了一下，满脸的皱褶便水波一样漾动不止。

南老泉竟像一个旁观者，呵呵地笑了起来。

“哪里像个做爹的，简直一个老不正经！”刘碗花骂道。

南晓燕却无动于衷地站在那里，脸上有一种莫名的沧桑。两个老人便霎地平静下来，他们都感到有些惭愧。

“燕子，你往后到底想干点儿啥？”见女儿未曾理睬，南老泉便也涎笑着补充道：“爹正经问你哩。”

南晓燕狠狠地瞪了她爹一眼，毫不含糊地回答道：“我不知道！”

然后扭扭地进屋去了。

从背后看去，虽然臀部很肥重，步态却很轻盈。

“真是个小蹄子！”南老泉再次感慨道。

2



要午休了，南晓燕趿着拖鞋到盥洗室去洗脸。

虽然走在水泥质地的楼道里，脚步却轻得像楼道的光线一样幽婉而孤寂。

走到一扇门前，她犹豫了一下，站住了。屋内有一种奇异的响动。

顶门窗是支起的，窗玻璃虽然被纱窗遮罩着，却也有模糊的成像效果。室内那张床上的风景便绰绰约约地折射到南晓燕的眼里。

床上躺的是她的男同事，不，应该说是单位的一号人物，罗建东。

不过，今天可不仅他一个，在他肌肉隆起的怀里，还有一个绵软的女孩子。一团浓浓的忧伤浊雾一般把南晓燕笼罩了。她本能地想赶紧走开，但嫉妒和好奇却把她牢牢地粘在那里。两个人互相吸吮着，喃喃地蠕动着，身上薄薄的覆盖物便蛇褪一样滑到地上去了。

他们开始做爱。

她觉得那个女孩的腿摊得生硬而笨拙，与罗建东娴熟的耸动有点不合拍，便情不自禁地为之惋惜起来。这种惋惜，竟淡化了她心中的忧伤，她进入了一种幻想：如果我是那个女孩，就不会把腿翘得那么难看，我会……这种幻想，竟使她迷茫到忘我的境界。

突然听到一声咳，她因此而惊悚了一下，手中的脸盆便趁势滑脱了。身外的一声锐响，使她的灵魂又重回故里。她捡起脸盆，往身后看了一眼，见另一个男同事——龙立新正诡秘地朝她笑着。她感到难为情，红着脸朝前走去。走了两步，她觉得自己的人格比往常矮了半截，便异常懊恼，便停了下来，猛地转过头去，狠狠地盯着龙立新，骂道：“你这个人，真讨厌！”

龙立新愣了，莫名其妙地站在那里。

她赶紧钻进盥洗室，接了满满的一盆凉水，把滚烫的一张

脸整个地浸进去。羞愧的眼泪失控地溶到清水里，连她自己都没有察觉。

俗话说，看了不该看的东西，要害眼的。她有些看不起自己。

3



高中毕业的南晓燕真的不知道自己今后应该干些什么。

一个农村女孩的未来生活其实早被命运规定好了——锅台，田垄，鸡舍，丈夫的抱怨，孩子的啼哭……看的，听的，受用的，无非是那些世袭的旧景旧事。即便是斜挂在柳梢上的一轮诗性的月亮，因为盈缺得恒常，心境也会不为之起伏。所以，被知识开启了心扉的南晓燕，心中弥漫着对未来的迷茫和与成熟俱来的忧伤。

她姐姐南晓鹰因为自己的美丽而得以嫁给了邻村的支部书记。前两胎都是女孩，便执意生了第三胎。终于是一个男孩，她便喜极而悲，昏迷了三天三夜。醒来的时候，人有些傻了，明亮的眼神，黯淡而游离，嘶嘶地笑个不停，让人不寒而栗。南晓燕去看望的时候，她正在阔袒了胸怀奶孩子。南晓燕深情地叫了一声姐，可南晓鹰却像不认识她似的，兀自笑着，把紫黑的一只大乳头强行塞进婴儿的嘴里，乳液从孩子的嘴角溢出来，弥散出一股热哄哄的腥味。她的两个奶子过于多汁，因而肥大得有些夸张，闪着清白而刺眼的光芒。她的幸福与满足是嚣张的，感觉不到一点私人的性质；南晓燕不禁生出一种隐隐的厌恶——

“我可不能这样！”她下意识地警告自己。

门外猝然响了几声车喇叭。“是你姐夫回来了。”南晓鹰竟然一直是有着清醒的意识的。

“谁还不知道。”南晓燕便以自己的愠怒，回敬了姐姐对自己的漠视。

随着一阵踢踢踏踏的脚步声，姐夫陈天亮破门而入。意外地见到南晓燕，神采飞扬的陈天亮，立刻就拘谨起来。“她小姨来了。”声调居然有几分羞怯。南晓燕想表达一点笑意，笑脸刚刚绽开，就倏地凝固了。陈天亮手中提着两只肥大的甲鱼，几只短爪子正拼命地抽动着。她吓了一跳。

陈天亮示意地晃了一下，“给你姐补补。”

“还补啊，奶子都快撑爆了！”南晓鹰吃惊地说。

“你懂个屁，你那是电瓶里的浮电，要想着稳车，就必须重新充电。”

“求你了，别再充电了，我涨得难受。”南晓鹰哀求道。

“没关系，我先给你放放电。”陈天亮拿来一只大花碗，抓过那只晃荡着的大奶子，用力挤了起来。乳汁喷薄而出，溅到他的眼里，视线立刻就模糊了。揩出的奶水粘在手指上，令他惋惜地叹了口气，便索性把指头送到嘴里，吮了吮。他似乎品出了一种久违了的美好感觉，便忘情地用双手捧起了奶子，“肥水不流外人田，干脆我用嘴给你放电吧。”充溢的奶水吮到嘴里，使他感到呼吸有些困难，便大口吞咽下去。吞咽的声音很响，像伤水的人趴在岸边饮水。

南晓鹰承受不了这种吸吮，半推半就地扭动着身子，鸡婆一样咯咯地笑个不停。她虽然笑没了眼白，却还有余裕地看了她妹妹一眼。因为妹妹是她幸福生活的惟一观众，她不能放过观众的反应。

南晓燕当然理解姐姐的用意，她毫不犹豫地走出门去。

站在质朴的阳光下，她对姐姐姐夫的敬意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“我该怎么办呢？”她第一次认真地问自己。

4



第二天，罗建东对南晓燕说：“你到我的办公室来一趟。”

罗建东是单位的领导，所以自己单独有一间办公室。

进了他那间兼卧室的办公室，南晓燕情不自禁地往他的床上看。而罗建东则诡秘地笑着，很专注地看着她，目光像要剐到她的肉里去。南晓燕哆嗦了一下，“你为什么这么看我？”她问。

罗建东并不回答，而是点着他手里的烟斗。

罗建东虽然刚刚四十几岁，为了装老派，居然抽起了烟斗。起初单位里大多数人还看不惯，久了就觉得那是他个人形象的一部分——罗建东不抽烟斗才怪呢。

罗建东的烟斗抽得吱吱响，像仓板底下的夜鼠干着偷窃的勾当。大团的烟雾懒懒地飘过来，呛得南晓燕睁不开眼。南晓燕轻轻地咳了一声，喃喃地说：“你能不能不抽那个？”罗建东依旧不说话，依旧诡秘地笑着，目光停在她身上某个部位，而含义却是在整个地玩味她。南晓燕感到很不自在，“你为什么这么看我？”她再次问道。

“你自己是明白的。”罗建东终于说话了，她立刻感到轻松了许多。“你别跟我兜圈子，有话就直说。”

“你昨天中午是不是偷看我了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她马上想到了龙立新，感到自己已身处

劣势。

“是顶门窗上的玻璃把你的影子折射到我的眼里了。”

听到罗建东的回答，她紧悬着的心就立刻放妥帖了。她知道龙立新与罗建东之间并没有形成过于亲密的关系，她本人依然处在应有的位置上。

“你午睡时应该把窗子放下来。”她意味深长地说。

“可是已经晚了。”罗建东叹了一口气，问：“你是不是要检举我？”

“你觉得我有那么下贱吗？”她反问道。

“我对谁都不信任。”罗建东哭丧着脸说。

“谁也没让你信任，只是懒得管身外的事而已。”

罗建东点点头，“这我相信，因为你是农村来的。”对他的话南晓燕很反感，白了他一眼，“农村来的怎么了，就比你们城里人下贱？”“不是的，不是的……”罗建东不停地解释着，人竟站离了座位，来到南晓燕身边，在她的肩上很亲切地拍了拍。南晓燕下意识地躲开了，说：“你还有什么事？没事的话我就走了。”

“你就不想知道那个女孩儿是谁吗？”

没想到罗建东会这样问她，她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。凭本能，她觉得这种事知道得越少越好，但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又使她不能自己。她迷茫地看着他。

“她是咱们头儿的孩子。”好像怕她变卦似的，罗建东有些急迫地告诉她。

她吓了一跳，“你胆子可真大！”她感慨道。

“稀里糊涂就到这步了，都来不及考虑后果。”罗建东忧伤地看着她，目光里居然有几分乞求，乞求她能替他分担一下这意外的重量。

南晓燕伸出手去，“把你的烟斗给我。”

罗建东感到意外，“你？”南晓燕笑着把烟斗拿过来，像模像样地抽了两口，然后皱了皱眉头，抬手便把烟斗扔到床上。

“这有什么可抽的，比尿泡还臭。”

她毫不犹豫地走出了罗建东的房间，感到浑身无力。

5



姐夫陈天亮居然是一把烹饪的好手，在嬉笑间，炖得了一锅甲鱼汤。都说甲鱼没油，但陈天亮的甲鱼汤却汪着黄灿灿的一层。南晓燕不禁皱了皱眉头。陈天亮给南晓鹰盛了满满的一碗汤，对南晓燕说：“汤归她，肉归咱。”南晓鹰撇了撇嘴，“不哇，我也要吃肉哩。”陈天亮浅浅地堆起一点怒色，“给你脸了是不？你以为我是惯着你啊，我是为了我的儿子，少废话，让你喝汤就喝汤！”南晓鹰很皮实地笑了一下，温顺地端起了汤碗，且一眨眼的工夫，汤碗就见了底。她的胃口可真好，那可是一碗莫名其妙的油啊！南晓鹰亮了亮碗底，露出很饱满的得意。南晓燕的肠胃却不停地翻腾起来。

陈天亮把一块甲鱼肉挟给南晓燕，“你尝尝，很鲜的。”

南晓燕硬着头皮尝了一口，一股浓浓的土腥味，让她感到窒息，便把那块甲鱼肉回敬给陈天亮。陈天亮不好勉强，只是不解地摇摇头。“燕子，毕业之后想干点啥，跟姐夫说说。”

“你说我能干点儿啥？”南晓燕反问道。

“可干的事儿多了，就怕你不想干。”陈天亮接着说：“你要是愿意，就到姐夫这儿来，咱村里有好几个企业，当个会计和出纳什么的，不但钱不少挣，还能给姐夫当半拉家。”

“你可真慷慨。”南晓燕揶揄地说。

“这算什么，你没听说，小姨子是姐夫贴身的小棉袄，我陈天亮的家当还不就是你南晓燕的。”说完嘿嘿地笑了起来，表情暧昧得令南晓燕难以承受。

南晓燕感到口中那块甲鱼肉过于难嚼，像一块木柴，就毫不客气地吐到地上，“噗，你想得倒美，我就是沿街要饭，也不会跟你搅在一起。”

“你的脾气可真大，像暴晒过的柴火，一点就着。”讲话的对象虽然是南晓燕，但陈天亮的目光却落到南晓鹰脸上。

“你别跟我妹妹逗，她心性高着呢，看不上你这样的暴发户。”南晓鹰说。

本来是要留下耍半天的，但南晓燕突然就没了心情，刚一撂筷，便站起身来，说：“我得回了。”

夫妻俩虽真诚地挽留了半天，终未把南晓燕打动。陈天亮便悻悻地说：“那我开车送你吧。”南晓燕执意不肯，陈天亮也就只好作罢，“好吧，就由你了。不过，希望你接长不短地来一趟，给你姐姐解闷。”

在村口，南晓燕等了很长时间也不见有公共汽车过来，心里很懊丧。更让她难以忍受的是，一些跑私活儿的车辆开到她身边的时候，总是把速度放慢下来，司机探出头来死死地盯着她看。“你是谁家的女子，骚媚得让人走不动哩！”有的干脆吆喝道：“妹子，你干脆给咱当二房算了，省得把自己耽误了！”

南晓燕脱口骂道：“瞧你那个操性，我给你当妈还差不多！”没想到自己一个年轻的姑娘竟能骂出这样的话，话刚出口，南晓燕自己就羞愧得满脸通红，泪流满面了。

可那些司机并不恼，只是狠狠地踩几脚油门，黢黑的尾气，顷刻间便把一个娇媚的身影完全覆盖了。

她索性蹲在地上，把头深深地埋在两膝之间。一种从未经受过的屈辱，使她感到自己老了许多。

终于有一辆车停在她身边。先是听到两声喇叭，紧接着听到有人喊自己。抬头一看，是她的姐夫陈天亮。

她默默地上了车，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。

陈天亮把手放在她的肩上，过于关切地抚弄着，“晓燕，咋不高兴哩？”

“请把你的手拿开，不然我就下车了。”南晓燕说。

6



南晓燕与龙立新同属一个办公室，自从发生了那天中午的事以后，南晓燕一看到他就特别别扭，索性以守为攻，干脆不理他了。

这天下班的时候，由于要收拾的东西比往日多，别的同事都走了，南晓燕还留在办公室里。

办公室里静极了，日光灯那细小的烧烤声也能听得真切。手头停当了，南晓燕站起身来，把腿翘在椅子上小心地伸展长筒丝袜上的皱痕。她的丝袜是眼下流行的名牌，质地很柔韧，她爱得心里直跳。丝袜的颜色是浅灰色的，穿在腿上使她的天生丽质得以最精确的展示：线条流畅而圆润，皮色则像涂了一层荧光粉，莹白而细腻。她虽然出身于农村，但于时尚之道已很精通了，她知道怎么配置自己的美。因为自己长得白，只有浅灰或黑色的丝缕才能把这种令人嫉妒的白衬托得隐约而剔透。

她抚摸着自已曼妙的腿部线条，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动的叹

息。

她就要朝门外迈步的时候，猝然听到一个声音：“南晓燕，你等等。”她吓得呕出了一声尖叫。

原来在她身后的一个角落里，还有一个人。是龙立新。

南晓燕惊魂甫定，便纵情发作了：“龙立新，你真下流！”

“你干吗这么说？”一丝歉意使龙立新失去了说话的底气。

“你就是下流！”南晓燕重复道。

“这可不是女宿舍，而是公用空间。”龙立新小声辩解。

“你下流，下流，就是下流……”南晓燕不迭地叫过之后，居然趴在办公桌上嘤嘤地抽泣起来。

龙立新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，嗫嚅着：“你这又是何必呢，我什么也没看见。”

南晓燕抽泣着说：“你就是看见了。”

“我没看见。”

“看见了。”

“真的没看见。”

“龙立新，你真的让我看不起你，你不仅下流，而且虚伪。”南晓燕坚持道。

龙立新被逼到了死胡同，推了推就要滑落的眼镜，说：“南晓燕你还有完没完？你说我看见了就是看见了，你说怎么办吧！”

这又是个意外，南晓燕愣在那里。

两个人陷入僵局，久久沉默着。

日光灯的吱吱声更响了，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看了一眼。

这一看，使两个人感到刚才发生的一切真没意思，便都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南晓燕甚至感到自己刚才有点神经质，便首先打破了僵

局，问：“你为什么没走？”

“在等你。”龙立新坦诚地回答道。

“等我干什么？”

“想问问你，你这几天为什么不理我。”

“就这么点小事啊，你怎么这么孩子气！”

“不，对我来说，这是一个重大事件。”

南晓燕听后，失控地咯咯笑了起来。“不是对你，我只是懒得说话。”她说。

“不，我知道是因为我，你也别不好意思承认。不过我要告诉你，其实那没有什么，谁还没有点儿好奇心，只是……”南晓燕打断了他的话，“你少说点儿好不好，你怎么这么讨厌！”

“好，好，你不让我说我就不说了，但以后不许你把我当贼防着。”

“那怎么着，你们男人都是贼。”

空气里有了亲切的温度，两个人都没有要走的意思。龙立新说：“南晓燕，我请你吃饭好不好？”

“吃就吃。”

7



因为没有想好干点什么，南晓燕便待在家里看闲书。

一个农村家庭，藏书是没有的，她便一本挨一本地翻初中和高中的语文课本。她发现，上学时读不进的段落眼下竟都是很有意思的，能读出很多趣味和道理。感受着这种迟来的诱惑，日子愉快地过去了。课本读完了，她郁闷的心像开了一扇

天窗，想迎迓周围的一切。她感到周围的一切都是她的，或者说，都与她有关系，便油然升起一种生活的自信，觉得自己一定能干成点什么。但真正想与这些事物接触的时候，却找不到进入的实际路径，便感到，身边的一切其实又都跟她无关，她的心绪就复归茫然，觉得自己将一事无成。

在有成与无成之间的苦苦思忖，弄得她茶饭不香。不可笑时，居然无端地笑了起来；可笑之时，却又怆然欲哭。南老泉对刘碗花嘀咕道：“你看咱那妮子，是不是犯神经了？”刘碗花说：“你莫搭理她，她是闲得难受。”

父母的漠视，反而给了南晓燕一个放任自己的空间。她索性买了一大堆三毛和席慕容，在土炕上欹欹斜斜地看得昏天黑地。在字纸间逡巡时，她血脉贲张，彻夜无眠；在阳光普照的庭院和村街上，却像幽魂夜走，面色灰暗，目光呆滞。日子久了，她变得懒洋洋的，日上三竿还不起床，起床之后也不收拾头脸，披头散发，毫无生气，好像是好日子已经被她过完了。

她自己也觉得自己是没有什么希望的，像霜打了的苞蕾，还没有开放，就已经凋谢了。

南老泉这才感到问题的严重，黑着脸对南晓燕说：“不许你再看那些破书了，再看，小心我给你扔进灶膛里去！”

南晓燕懒懒地看了她爹一眼，凄然一笑，“不劳您大驾，我自己来吧。”说完，真的拿过一册书来，一页一页地撕着往灶膛里扔。那纸页在灶膛里旋了两旋，便烧得无影无踪了，像墓畔祭奠的纸钱，消失得很空灵。

南老泉给了她一巴掌，“你娘的真烧啊，那可是钱买的哩。”

虽然脸上立刻就绽起了五个红红的指印，南晓燕却也不做抗争，只是幽幽地说：“什么都一样，我已经腻了。”